

西游记迷境探幽

刘耿大著

学林出版社

西游记迷境探幽

刘耿大 著

学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乐惟清

特约编辑：张晓斌
曾加乐

封面设计：王国梁

西游记迷境探幽

刘耿大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天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插页 4 字数 250,000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80616-430-8/I·150

定价 18.00 元

序

——评刘耿大同志对《西游记》审美意蕴和 修辞艺术的研究

郭豫适

去年秋天,上海社会科学院刘耿大同志来访,说及他的一本关于《西游记》的著作,邀我为之作序。最近,他送来学林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西游记迷境探幽》一书的校样,催我执笔。遂于赶忙研读之后写了这篇文字。此所谓“序”者,其实不过是一篇读后感,并就有关研究问题谈了一些意见共同讨论而已。

据我所知,耿大同志与《西游记》结缘颇早。多年以前他读中文系毕业时,论文即以《西游记》研究为题。1982年,他参加了在江苏淮安——连云港举行的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并提供他所撰的《近几年的〈西游记〉研究综述》。此后又多次参加《西游记》学术讨论会,并发表有《〈西游记〉幽默美初探》等论文多篇。现在这本《西游记迷境探幽》,乃是他对《西游记》长期阅读和研究的成果,并不是一时兴之所至,率尔操觚之作。

(一)

首先,我觉得本书章目的安排和论题的展开,比较注意逻辑性和层次性。上篇论《西游记》的审美意蕴,就从浪漫主义艺术特色、喜剧美风格、神话性、哲理性四个方面加以论析;深入一层,论浪漫主义艺术特色,又从浪漫主义精神、浪漫主义艺术手法、浪漫主义艺术特征三个方面加以评析;再深入一层,论浪漫主义艺术手法,又从超凡的想象、神奇的夸张、怪诞的变形三个方面细加分析。下篇论《西游记》的修辞艺术,就设有“均衡美”、“变化美”、“联系美”、“侧重美”、“锤炼美”、“音韵美”诸章分别展开进行评介;下一个层次,“均衡美”一章又从“对偶”、“对比”、“排比”、“顶真”、“回文”五个方面评述;再下一个层次,论“对偶”便从五个方面加以细述:一是说明《西游记》对偶形式的多样多姿,二是说明《西游记》韵文中利用对偶叙写风光景色的审美效果,三是说明韵文中借用对偶描绘神魔交战的精彩场面,四是说明《西游记》散骈相间、奇偶交错所形成的参差中见整齐的语言特色,五是说明《西游记》利用连续对偶来深化表情达意、加强音韵之美。如此等等。

总之,本书作者对于每个论题的研述,不满足于浅尝辄止,而是尽自己力所能及,做到既有足够的面的展开又有点的深入,使论题的组织由大到小、由浅入深进行逐层的剖析。这种剥笋式的逐层分析,使读者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这就要求论著作者,不但对《西游记》的审美意蕴和修辞艺术这两个总题如何展开和挖掘有一个通盘的考虑,而且对《西游记》自身的形象塑造、故事情节、语言文字了然于胸,对论题涉及的有关评论和材料也相当熟悉,才有可能做到立一论题即有足够材料信手拈来,使观

点和材料互相适应。读完全书,我觉得耿大同志为撰成这部著作,前期工作做得相当充分,确实很下过一番功夫。对《西游记》的深入钻研和对有关学术资料的搜集整理,反映了作者科学研究的认真态度,也使书稿以其相当充实、扎实的论述而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二)

其次,我觉得本书在论述《西游记》的审美意蕴和修辞艺术时,既吸取前人和时贤研究的已有成果,又时有自己的见解,有些地方评析相当精彩,读后颇有启发。

孙悟空是小说《西游记》最主要的艺术形象,本书对这一艺术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详细的分析和讨论。孙悟空这一形象的讨论和争论是《西游记》研究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本书作者不赞成将《西游记》故事及主人公孙悟空言行分作前后“不搭界”的两概来进行评析的作法,而是将孙悟空这一艺术形象由“美猴王”到“齐天大圣”到“斗战胜佛”,作为一个统一的性格和命运的过程来加以论述。他认为,“一部《西游记》就是孙悟空的性格发展史。纵观全书,孙悟空一生走过了一条‘美猴王’——‘齐天大圣’——‘斗战胜佛’的光辉战斗历程。孙悟空正是经过这三个性格发展阶段,一脉相承、步步深入地迸发出浪漫主义精神的奇光异彩。”(第一章第一节)

在《西游记》研究中,承认并论证孙悟空这一形象思想性格的前后统一或一致,这并不是本书独有的见解,但是本书作者毕竟还是以他自己的逻辑和方法阐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他不是孤立、直接地论述孙悟空这个艺术形象个体的性格发展历程,而是结合《西游记》这部作品全书的浪漫主义艺术特色及其

喜剧风格,结合《西游记》的神话性和哲理性,即把孙悟空这一艺术形象跟《西游记》整个思想内涵和审美意蕴,作为一个统一体来加以分析研究,并借此论证孙悟空这一特殊的人物性格成长的历史过程的统一性。他的这种做法或许有的论者未必赞同,但就本书所论而言,也可以说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本书作者不是从分裂、对立的角度而是从统一、同一的角度去考察孙悟空这一艺术形象和《西游记》整个故事,这对于读者思考和解决这些研究课题的途径和方法可能会有所启发、帮助。

《西游记》中另一个重要的艺术形象是猪八戒。猪八戒,是《西游记》中一个有不少缺点却又使人难以忘怀的有趣有味的人物。自从《西游记》这部小说诞生以来,它所塑造的多彩多样的神魔形象,对人们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孙悟空和猪八戒,而不是他们的师尊、取经队伍的领袖人物唐僧。许多读者从少年时候起,就对猪八戒这个人物形象留下有趣的深刻的印象。最近王元化同志在一篇文章中也很有兴味地谈到他少年时就对猪八戒这个人物引起兴趣,以后多年也未忘怀,甚至想专门写一篇《猪八戒论》,只是一直忙于其他研究课题而未果。在《西游记》研究中,猪八戒研究的专文远远少于孙悟空。这个艺术形象所包含的艺术意蕴,连同它所引起的历代读者共同的审美感受,即人们明知这一人物有他明显的弱点、缺点,却又对之抱着某种理解、同情并感到有趣、可爱的心理态度,确实很值得研究。刘耿大同志对这个艺术形象塑造的艺术经验以及这一形象所产生的读者的接受心理均阐述了他的理解并进行深入的分析。

本书在论《西游记》喜剧美风格这一章中,有一专节论《西游记》的滑稽美,这一节文字可以说是论猪八戒这一艺术形象的专文,作者在此探讨了如何理解猪八戒滑稽形象的审美本质。他认为,如果滑稽形象可以分为否定型滑稽和肯定型滑稽的话,那

么,“猪八戒从形体、动作和习性到自身性格的种种不协调,可以在更高层次上看作是他丑的形式;而他以诚实本色为核心的正面品格则是其美的内容,从而使美的内容采取了丑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猪八戒滑稽形象的审美本质是肯定型的。”或者说“猪八戒的滑稽是肯定性和否定性相结合而构成肯定型的审美本质”。至于我们如何理解猪八戒滑稽形象的审美价值呢?作者进行了多层次的分析,例如可以从“外丑内美”以及从“化丑为美”中得到解释。“‘外丑’与‘内美’是对立的统一,‘内美’居于主导地位,‘外丑’处于陪衬地位,随着对猪八戒审美的深入,人们对他的‘内美’留下越来越深刻的印象,相比之下‘外丑’则越来越显得无关紧要,以至无意之中忽略不计了。这样,丑就向美转化,使猪八戒的滑稽形象获得了美的价值。”在我看来,耿大同志将猪八戒这一滑稽形象跟《西游记》的喜剧风格结合起来进行评述,对读者很有启发。

(三)

再次,我觉得耿大同志读书心细,考察入微,故本书不少地方论点的确立和分析,显得深入而又细致。书中提出猪八戒这一滑稽形象,自身性格存在着一种不协调的现象,这一形象的喜剧效果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这个论点一经提出,随即举出作品中许多事例,从多方面加以分析。其一,“四圣试禅心”一回里,猪八戒受到黎山老母变化的嫖妇以美女招其为婿并以家产相赠的引诱,其后孙悟空、沙僧点穿了他的心思,他却扭捏作态,论者以此为例,指出这是由于猪八戒总想掩饰自身的缺点和弱点而造成的“内在性格与外在表现的不协调”。其二,猪八戒有一次眼看孙悟空即将战胜红孩儿,便抖擞精神,高举钉耙前

去参战争功；又有一次孙悟空把打死的妖精扔在朱紫国金殿上，猪八戒上前筑了一钯道：“此是老猪之功！”行者否认，他却证实说：“你不看一钯筑了九个眼子哩！”论者以此为例，认为这是用虚假的形式偷换真实的内容，导致“形式与内容的不协调”。其三，猪八戒在盘丝洞想铲除蜘蛛精，却不摸清妖精的底细和法术，只是一味粗夯，举钯上前乱筑，结果被妖精捉弄，吃足了苦头，论者以此为例，认为这是猪八戒目的正当手段不适当，构成“目的与手段的不协调”。其四，猪八戒在女儿国国王与唐僧假成亲举宴时，由于国王未向他敬酒，竟忘乎所以，差点说出给国王吃的药里有马尿，论者以此为例，说明猪八戒言行大失体统，形成“言行与环境的不协调”。其五，猪八戒在平顶山不遵师兄之命去巡山，却一头钻进草窝睡懒觉，自以为编个谎言就可以“哄那弼马温”，结果又被拆穿，弄得他十分尴尬，论者以此为例，说明这是“现象与本质的不协调”。论者正是通过对猪八戒这种种不协调的分析，指出其自身性格中某些缺点和弱点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以及“随着这种内在矛盾的暴露而表现为一种自我否定，从而显得滑稽可笑”。这些深入的分析，使猪八戒身上存在着不协调现象这个论点得到了有力的说明，进而使猪八戒这个滑稽形象和《西游记》喜剧风格也得以较好的显现。

细心体会并阐释吴承恩在修辞艺术方面的技巧和成就，是本书下篇诸章论述的基本内容。正如论者所言，“对称、平衡、和谐，是天地万物合乎规律的自然现象，也是引起人们审美愉悦的一个基本美学形态。”本书相当充分和细致地研述了小说《西游记》所体现的这一语言均衡美的形态和规律。这方面例子很多。论者在第五章中引述了小说第四十四回“三阳转运，万物生辉”那一段利用对偶写成的韵文，指出这是“描绘了西天路上的早春景象”，接着写道：

“三阳转运，满天明媚开图画”，与“万物生辉，遍地芳菲设绣茵”相对，从天地间映衬互补中概括出艳阳明媚、姹紫嫣红的初春气象；“梅残数点雪”与“麦涨一川云”，“花香风气温”与“云淡日光新”，对偶工巧，清新活泼，对早春的景色、气息展开生动、形象的描绘；“道旁杨柳舒青眼”与“膏雨滋生万象春”相映成境，把大地透绿、万象更新的盎然春意归结出来。这种鲜妍、明丽的景象足以令人心旷神怡。

这种描绘式的介绍和分析，使人读来如身临其境，领略那无限动人的早春景色，并感受这部古代优秀小说语言之美的魅力。《西游记》多有神魔斗法交战的场面。论者在同一章中引述小说第六回孙悟空大战二郎神的一段韵文，指出那段韵文全部由对偶句组成。并评介说：“‘昭惠二郎神’‘真梁栋’对‘齐天孙大圣’‘美猴王’，双方主帅壁垒分明，针尖对麦芒；‘铁棒赛飞龙’对‘神锋如舞凤’，‘左挡右攻’与‘前迎后映’对偶，描绘出战斗的紧张激烈；‘这阵上梅山六弟助威风’对‘那阵上马流四将传军令’，‘摇旗擂鼓各齐心’与‘呐喊筛锣都助兴’对偶，又把双方阵营的赫赫声势渲染得热闹非凡。”这又使读者仿佛亲临战场，目睹了那一幕虽然出诸想象但却使人感到十分真实、紧张的战斗场面，突出小说作者的语言具有很强的表现力，是那样地活泼自如、有声有色。

还有一些地方，论者对《西游记》中的遣词造句，包括某些动词的锤炼和准确运用，也作了细致的很有心得的评析。本书第九章论述《西游记》修辞艺术的锤炼美举到两个例子。其一是小说第五十七回写到假猴王六耳猕猴，抡铁棒“望长老脊背上研了一下。那长老昏晕在地，不能言语”。对于小说作者为何不用

“打”字而用“研”字，论者解释说，假猴王本领与孙悟空不相上下，如若用“打”，那么不要说唐僧如此柔弱，就是再强壮也禁不住那金箍棒的撞击，早就粉身碎骨了；现在采用的是“研”字，“研”字在这里的含意是：“用卵石或弧形的石块碾压或摩擦皮革、布帛等，使密实而光亮。”也就是说，吴承恩用这一个“研”字，让假猴王只是使棒稍稍擦过，“这样用来，就既足以叫唐僧昏倒在地，又不至置他于死地，显得分寸感极强，可谓精确入微”。其二是小说第十六回写到观音院失火，烧到五更天明方才熄灭，“你看那众僧们，赤赤精精，啼啼哭哭，都去那灰内寻铜铁，拨腐炭，扑金银”。论者指出这是孙悟空火烧观音院后，众僧争抢财物的场面，并分析说：“铜铁价值不高，所以只是一般地‘寻’；腐炭乃废物，所以把它‘拨’开；金银最为贵重，难怪要不顾一切地‘扑’上去。”一般读者对于原文这些地方，过目而已，未必深思；而论者却是有心人，于细微处指出小说作者落笔很有分寸，“寻”、“拨”、“扑”三个动词各司其职，用得非常恰切。这些也都是很好的分析。

(四)

本书作者怀着热情赞美《西游记》的艺术成就，无论是上篇还是下篇，都很有说服力地论证了《西游记》是一部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但也有个别论述，是否得当可以讨论。

如果说，本书作者通过他的分析，得出了以下这个结论：“概而言之：不满现实，反抗黑暗的封建专制和邪恶势力，要求变革现实，追求自由、平等、正义、光明的社会理想，这就是《西游记》孙悟空形象所体现的一以贯之的浪漫主义精神的本质内涵；这种浪漫主义精神使孙悟空形象获得了内在统一性，也决定了‘大

闹天宫’和‘西天取经’的内在统一性。”(第一章第一节结语)这个结论除个别对孙悟空和《西游记》这部小说持否定论的人以外,大多数同志会有同感的话;那么,本书论者有关孙悟空这一形象,特别是论及花果山仙石迸裂生出孙猴子,这一细节“隐寓深奥的哲理意味”那一段论述恐怕许多读者就难以认同了。论者说:

我们知道,石头与人类起源关系极大。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类祖先类人猿学会制造和使用石器等工具,用一块石头敲打另一块石头,制成带刃的石片、石刀或石斧,或用以再修制适用于不同目的的各种石器,或拿来直接使用,体现了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劳动。这是真正劳动的开始,从而把人和猿根本区别开来,完成了从猿到人的根本转变。人类起源的历史,就是原始人类学会制造和使用石器等工具的历史。因此,社会发展史以石头为标志,把原始社会划分为旧、新石器时代。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就是从石头中产生出来的。(第四章第一节,句下着重点引者所加)

接着,论者又进一步说:“如果把孙悟空看作是人类的某种化身”,“那么,我们似乎可以从‘石中生猴’中获得某种直追一部人类史源头的哲理启悟:远古人类对以石器为标志的劳动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创造了人类本身”。(同上)小说所写的“仙石迸猴”这一故事细节真的包含有如此重大、奥妙的哲理在内吗?这是很可疑的。

在我看来,《西游记》全书虽说是充满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色彩,但同时它又是一部具有深厚的社会性现实性的文学作品,讽刺揶揄取诸人生世态,许多人物故事含有丰富的哲理

性启悟性,这也正是《西游记》这部文学作品高出于那些仅供消闲发噱而没有多少思想底蕴之作的地方。从这个意义来说,本书设立第四章,专门研讨《西游记》的哲理性,对于阐明《西游记》的思想价值和哲理价值,是很有益的。事实上,正如该章所论述的,《西游记》中许多人物故事颇具哲理意味,读者如能以其为鉴,从中得到启迪,精神心智必有所获益。如小说中白骨精、老鼠精、玉兔精等妖怪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变化多端,“以假乱真,以善惑人,以美迷人,暗中干着邪恶的勾当”,这就告诉人们:“一切披着真、善、美的画皮,以伪装出现的坏人,不管其画皮多么动人,伪装多么巧妙,都万变不离其宗,决不会改变他们假、恶、丑的本质。”

再如小说中“真假猴王”的故事,六耳猕猴假扮成孙悟空作恶,以假乱真,于是真假猴王互相争斗,并互相指责对方是假,由于两人相貌、声音、衣服、武器都一模一样,法力也不相上下,闹得人们难分真假,一时间真的似乎成了假的,假的反倒成了真的,最后假猴王被如来识破,用金钵盂盖住,使他露出原形而被孙悟空打死,这是告诉人们:“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有时往往真假混淆,难以辨清。但是,随着反复的实践,事物的真相终究会大白,假必灭,真必存。我们应该善于在实践中分辨事物真假。”又如小说“四圣试禅心”一段,写黎山老母等四圣为了考验唐僧师徒四人,化作一妇三女,加上美宅良田,以“坐山招夫”相诱,唐僧、悟空、沙僧不为所动,猪八戒则“心痒难挠”,结果是出洋相、吃苦头,差一点取不成经,这就告诉读者:“干事业就要立定志向,专心一意,踏实务本,毫不懈怠,方能走上成功之路;如果三心二意,松懈怠慢,放纵私欲,为种种引诱所惑,则将贻误自己,一事无成。”

小说中“仙石进猴”与上述这些人物故事却有明显的不同。

这个故事正如耿大同志所说,可能是受到《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佚文有关禹治洪水、涂山氏化石生启故事的影响。由此而言,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和评论:“石可破而生启、化物通灵,乃远古灵石崇拜的反映,作为这种原始信仰的‘蛮性的遗留’,在《西游记》中则演化为孙悟空的出世——‘仙石迸猴’”,从“仙石迸猴”可以见出远古时期的神话“石破启生”的“遗意”。(第三章第二节)

应当说,本书论者对有关妖怪变美人欺善作恶等人物故事所包含的哲理的揭示,是平实而又自然的,没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是上面提到的关于仙石迸出孙猴子这一细节所包含的意蕴,使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哲理启悟:“远古人类对以石器为标志的劳动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创造了人类本身”。这样的评论分析就未免显得过于引申、过于牵强了。须知“劳动创造了人”,“从猿到人”,这一些是只有现代人才会有观念,吴承恩和他同时代的人是难以获得这样的观念的。即便拿文艺形象往往大于思想,对文艺形象的解释可以发挥批评主体的想象和联想为理由;也还是难以将石猴出世说成是其中包含有“劳动创造了人类”这样的奥义,而不使人觉得这有外加或拔高之感。这就是我赞同本书第四章关于小说《西游记》人物故事包含有哲理性的那些论述,唯独难以认同有关“仙石迸猴”含有“劳动创造了人”、“从猿到人”的哲理所作论证的根本原因。当然,这是我个人看法,是否有当,跟本书作者和读者研讨。

(五)

在我国丰富灿烂的文学遗产宝库中,《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部长篇小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但是,说起来却也颇使人感慨。我曾经说过:“几百年来,这四部小说闪烁着古代作家思想艺术的光芒,世代流传,得到人民的喜爱,但它们都遭到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文人的诬蔑和攻击,而研究家对它们的评论也常有很大的分歧。譬如《西游记》,直到今天也还没有能完全摆脱被某些文章要加以彻底批倒的厄运。”(拙著《中国古代小说论集·初版后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遗憾的是,这种对《西游记》“要加以彻底批倒”的情况不时出现。一种很有典型性的说法,认为《西游记》不仅是“艺术化的心学”,而且是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的“心学”,因为《西游记》是“一部企图瓦解农民起义的政治小说”,并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就思想内容来说,还是就艺术成就来说,《西游记》都很难说是我国优秀的古典小说之一。”(刘远达《试论〈西游记〉的思想倾向》,《思想战线》1982年第1期)《西游记》果真是这样一部思想艺术一无可取的反动政治小说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怎样解释历来人民群众和许多评论家那样喜爱这部小说呢?莫非他们真的全是既没有政治头脑又毫无文艺智慧的蠢人,因此对它无法理解?

在古代小说研究中,特别是像《红楼梦》、《西游记》这种跟某种“隐谜”、“迷境”有所纠缠的古代小说的研究中,时不时地会有一些人出来向世人宣告发现“新”的成果,声称研究史上关于这些小说的种种理解和评论全都错了,因此读书界的一般认识和理解也都错了,只有他自己才是“解谜”、“解梦”之人。这种情况《红楼梦》研究中屡有出现,海内外红学研究中形形色色索隐派文章、著作的说法就是例子。《西游记》研究中有某种类似情况。如近年来有人把鲁迅、胡适等许多学者对《西游记》的评论研究加以否定,认为人们多年来对《西游记》的看法是受了他们谬见的影响,倒是清代一些“证道书说”有一定道理,当然应以他

现在发表的见解为正确。他的见解如何？最主要的就是：“（这部）小说的确写的是金丹大道。”（李安纲《苦海与极乐——〈西游记〉奥义》一书《自序》，东方出版中心，1995年）《西游记》果真是一部由道士或道教家写成的“金丹大道”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怎样解释《西游记》对于宗教，而且恰恰是对于道教采取尤其尖锐的讽刺批判的态度呢？

读完《西游记迷境探幽》这部二十多万言的专著，我很高兴书名中虽有“迷境”两字，但刘耿大同志对《西游记》的研究并没有采取故作高深、测字猜谜的态度和方法，他努力以《西游记》文本为据，认真踏实地对它的审美意蕴和修辞艺术进行研究、分析。或许书中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研讨的问题，或许其中某些见解学者持有不同意见，这是学术研讨中正常的情况。最重要的是，本书作者和许多研究者一样，对《西游记》和以往研究家的研究没有采取轻率否定的态度，而是尽其所能，深入研究和阐发这部优秀的古典小说的审美经验、审美价值及其意义。多年以来，作者为此倾注了许多心力，所作的探讨是有学术价值的有益的，相信此书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这是可以肯定的。

1997年11月1日于半砖园

目 录

序

- 评刘耿大同志对《西游记》审美意蕴和
修辞艺术的研究 郭豫适

上篇：审美意蕴

第一章 《西游记》的浪漫主义艺术特色..... 3

- 一、“美猴王”——“齐天大圣”——“斗战胜佛”
——《西游记》的浪漫主义精神..... 5
- 二、“真有旋天转地之手，巧夺乾坤造化之妙”
——《西游记》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 20
- 三、“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
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
——《西游记》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 34

第二章 《西游记》的喜剧美风格 49

- 一、辛辣的嘲讽 俏皮的讥刺
——《西游记》的讽刺美 50